



岳帆\著

后宫是女人的舞台,是生死博弈的场所;凤冠是人生辉煌的象征,是权力争斗的道具。后妃、宫女、皇族外戚、权臣、竖阉以及各色人等,在颠覆皇权的政治游戏里,充斥着嗜血的心、狡诈的阴谋、凶残的杀戮。

# 后妃末路

## 大明后妃的荣辱兴衰



西苑出版社





岳帆\著

# 后妃未路

大明后宫御史司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妃末路：大明后妃的荣辱兴衰 / 岳帆著. —北京：  
西苑出版社，2008. 8

ISBN 978-7-80210-431-0

I. 后… II. 岳… III. 后妃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 
IV. 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2956 号

## 后妃末路：大明后妃的荣辱兴衰

著 者 岳帆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：100143

电 话：010-88634971 传 真：010-88637120

网 址 www. xyphbs. com E-mail: xycbs8@126. com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254 千字

印 张 19.5
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10-431-0

定 价 29.8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损等质量问题，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

目  
录

## 目录

序 章 大风起兮/1

**第一章 数风流人物/5**

- 树欲静而风不止/5
- 暗夜中的一束亮光/10
- 吹皱一池清水/13
- 南国女子的温柔/17
- 步入人生的辉煌/19
- 刀尖上的舞蹈/22

**第二章 明朝开国/27**

- 再续大梦神话/27
- 活着的标本/29
- 入主坤宁宫/33
- 世间已无马皇后/37
- 皇权下的阴影/44
- 一朝选在君王侧/50

**第三章 凋谢的玫瑰/56**

- 清晰的梦想/56
- 龙遁·利坚贞/61
- 大清洗运动/65
- 朱棣身世之谜/69
- 徐氏姊妹花/73
- 血泪交织的后宫/84

**第四章 归去来兮/93**

- 台前幕后/93
- 生而知梦兮/97



- 怪胎破腹而出/103  
龙战于野·驾陷/108  
历史的前台/116  
无情最是帝王家/121

## 第五章 生旦净末丑/133

- 皇后梦的破灭/133  
两个女人的较量/139  
厉害的万贞儿/143  
度尽劫波皇嗣在/147  
秋后的蚂蚱/154  
历史在这里拐弯/158

## 第六章 剑走偏锋/166

- 闹剧开始上演/166  
游龙戏凤/174  
美人如玉剑如虹/178  
为了一个封号/184  
万户萧疏鬼唱歌/191  
妖人的绝活/200  
宫女不可小觑/205

## 第七章 希望与绝望/215

- 从此君王不早朝/215  
幕后的较量/219  
两个不幸的女人/224  
逝者如斯夫/230  
树欲静而风不止/233  
江山掉进胭脂井/242  
苦命女子薄情郎/250  
死神也微笑/256

## 第八章 末世悲音/260

- 风声雨声敲打声/260  
风水轮流转/270  
最后的劫数/275



目  
录

从皇宫到茅舍/283  
崇祯与陈圆圆/287  
狂飙到来之前/291  
胭脂泪，相留醉/294

末 章 风雨小南明/301

后 记 明朝的后妃制度/303

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、文献/306

## 序 章 大风起兮

大元至正十一年，西历纪元 1351 年。

时令进入初夏，地处中原腹地的江淮流域地区，历经了一个严冬的干旱酷冷以及悠长无边的等待之后，依然没有一丝普洒甘霖的征象。虽然田地龟裂，禾苗枯死，但遮天蔽日的飞蝗以其鲜活而旺盛的生命，在草田农舍的角角落落翩翩起舞，压抑已久的瘟疫也在此时借尸还魂……

如同冥冥中的某种兆感，犹有三分人形的元顺帝，分明也从这不祥的气息中嗅到了丝丝不安，短暂的利弊权衡之后，顺帝终于在贴身宫女的搀扶下，晃晃悠悠地从后宫脂粉阵中无奈退出，暂时中断了对房中术深层次的修炼。当顺帝一双因困倦而充血的眼睛，疑疑惑惑地投向南方时，更多的是对这种神秘异兆的不解和无奈。

就在顺帝指天戳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惜动用“大元真命天子”这一皇皇威号，试图破解这一吉凶莫测的天象时，成千上万因饥饿而红着眼睛、披头散发的无业游民、街头泼皮、流氓无产者，终于舞动起手中的树杈枝条、锄头镰刀，目露凶光、一脸杀机，准备着垂死之前的最后挣扎。

与此同时，早已磨刀霍霍、伺机举事的白莲教徒韩山童、刘福通，感觉到火候已到，在一片鸡鸣狗叫的嘈杂声中，每人一口血酒喝下，立时生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冲天豪气。历经了一番烧香引鬼、祭天告地的折腾之后，突然头裹红巾，刀枪齐举，一声呐喊，统领大小喽啰从山野草丛、沟田庙宇中一路杀将而出！

郁积已久的混战终于轰然爆发！一时，大半个中国红光烁烁，烽烟四起，戈矛相交撼天震地，戛金断玉响彻云霄。不数月，东起淮河流域，西至汉水流域，遍插红巾军的旗帜。

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二月，不甘寂寞的郭子兴也想趟一次浑水，与孙德崖等几个所谓的生死弟兄合谋后，纠集了几千名无业游民、街头泼皮、流氓无产者，一举攻下濠州。杀了州官，放了囚犯，然后论功行赏，与四个弟兄并称濠州节制元帅。

元大将军彻里不花统兵前来围剿，尚未排出阵势，早见四面城门大开，数千名头裹红巾的军士潮水般一路冲杀而出。彻里不花怯意顿生，拔

马狂奔而逃。主帅临阵溃退，元军大哗，一时自相践踏不计其数。

郭子兴一战功成，濠州自此声名大振。

在这苍茫狼烟、刀光铁血的无边杀戮中，身披袈裟的朱元璋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之中，血腥的晚风不断刺激着他的内心，每一个细胞都在这种强劲的刺激之下躁动不安，一张黑脸因过分激动而渐渐拉长，一对金鱼般的眼睛因为同一原因而渐渐凸现。在这种无法抗拒的美丽诱惑下，朱和尚终于脱下了袈裟，离开破败不堪的皇觉寺，到濠州城当兵去了。



北京十三陵明皇宫蜡像之“濠梁投军”。此场景展现是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时的情形，中为郭子兴，后为郭子兴的义女秀英

朱元璋从军后，深得郭子兴元帅的赏识，不久被编入帅府的亲兵营中。

一日，朱元璋随郭子兴在城外巡查，突遇小股元军。众亲兵尚未反应过来，朱元璋已拍马杀去。凭借和尚生涯练就的功夫，一柄腰刀在元军中疯魔乱舞。元军大骇，丢下几具无头尸体惊恐逃窜而去。

郭子兴大喜，回府后立即升朱元璋为九夫长。此后凡遇战事，朱元璋总是生死不顾，冲阵在先。数战之后，威武盛名已在敌军中哗然大响。

正当朱元璋在军中声誉日隆、翼羽渐丰之时，身为军中元帅的郭子兴，却陷入了长久的忧心烦恼中。凭着无数次刀光剑影的变故和一次次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，他已隐隐感到，朱元璋决不会永远地寄人篱下，一旦

羽翼丰满，便会掀起滔天巨浪。目前虽无实力与他抗衡，但已是伏在他身边的一只极其危险的猛虎，这样一只凶猛剽悍的猛虎，又怎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平静地守卧？现在剪除他易如反掌，但这不啻于自毁长城。目前，濠州城连他在内共有五位元帅，以孙德崖为首的四位元帅，与他貌合神离，一直对他心存异心伺机下手，正是惮于朱元璋的威猛，才迟迟不敢轻举妄动。但如果任由朱元璋发展下去，最终也会养虎成患。

深情忧郁的郭子兴不觉来到夫人张氏的房间。

张氏见夫君愁眉紧蹙，知有心事，便好言抚慰，扶其入座。郭子兴长吁一声，诉说了心事。张氏一声叹息，禁不住替丈夫担忧起来。忽然，张氏脸上由阴转晴，眉梢渐带喜色：“夫君不必过于担忧，我看国瑞（朱元璋字国瑞）相貌非凡，日后必成大事！咱们何不将秀英许配于他？这样既拢住了他，让他死心塌地为咱们效命，又对你的义兄也有个交代，我们也乐得老有所依。一石三鸟，何乐不为？”

郭子兴茅塞顿开，亢奋之余，传令朱元璋内室觐见。

当郭子兴亲口对朱元璋谈起将义女嫁给他时，朱元璋浑身热血激荡不止，仿佛一下子卷入金戈铁马的洪流中，耳际轰轰作响，似乎周身在一寸寸爆裂。

“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”郭子兴面色一沉，拍案而起。

张氏心细，早看出朱元璋是惊喜过头了，于是缓缓说道：“国瑞，你不要紧张，帅爷刚才说要把小女许配于你，这也是我的意思。就因为帅爷见你文武兼备，不同凡响，将来会有一番作为，才决定把小女秀英嫁给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或是心中另有别人，但说无妨，我和帅爷绝不会为难于你！”

“哼！和尚哪有什么心上人？”郭子兴气吁吁地说了一句。

直到此时，朱元璋才从梦中惊醒，他一句话也没顾上说，便“扑通”一声，双膝跪地，连连给郭子兴和张夫人叩头，直到叩出一个红肿的血包，才想出要表示一番：



朱元璋画像。有关朱元璋的画像，官方和民间有多个不同的版本。这幅满脸麻子的画像被许多专家认为是最酷似朱元璋御容的一幅。其他版本的画像下文陆续展示



“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，此后当粉身碎骨，刀山火海，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！”

望着朱元璋额头上古怪的血包，郭子兴夫妇忍不住相视一笑。

与此同时，在帅府后面宁静馨香的小花园里，秀英正独自踱步于一处小巧典雅的假山旁，只见她柳眉紧蹙，目光迷离，神情之间闪动着烁烁不安。那个将要托付终身的男人，之前她曾隔着丝帘窥视过几回，那张奇丑无比的脸上，总是写满谦卑，高高隆起的额头和太阳穴，配备着一个巨大的鼻子和一双金鱼般凸起的眼睛，那张怪脸曾无数次令她惊悚和战栗。只有她才能感觉到，在他谦卑的表层下，似乎隐隐约约显露出某种隐秘的杀机。她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因为她的处境，自小就锻炼了她观察人和判断人的直觉，她相信经她过滤的人物形象，骨子里是藏不住任何东西的。

这个当过和尚的男人是不会在意我的，他在意的只是和义父的关系。以前偶尔也不小心撞见过几次，她发现朱元璋偷觑她的目光一点激情也没有，更没有丝毫的向往之情。

堂堂的帅府千金，居然受人藐视，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。

——也许，我会改变他的！

秀英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她在心中默念这句话的时候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史官，几乎都在用心倾听！她不仅改变了朱元璋，更改变了迟缓沉重的中国历史！她的出现，令元朝大厦迅速滑向死亡深渊的同时，也为威波四海的大明王朝，写下了辉煌灿烂的序章！



# 第一章 数风流人物

由和尚到元帅府贵婿，最初的神话渐成雏形。炮声隆隆中，幕后的较量随之拉开。一剑横空，车辚辚，马萧萧，猛士如云唱大风。跨长江，占南京，兵锋指向，势如摧枯拉朽……

## 树欲静而风不止

不知走了多久，秀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燥热和疲惫，后背上密集轻痒，细细的汗粒顺着滑腻的肌肤汨汨流下。她在后花园的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。

想起那个丑相百态的矮小裁缝，秀英就忍不住暗中发笑。

在义母的指手画脚和一大堆丫环的乌鸦聒噪声中，号称“濠州第一刀”的著名裁剪能手满头雾水，一脸无奈，面对一大堆流光溢彩的华贵面料，竟不知从何处下剪，直到款式、面料最终由义母敲定下来，那个惶惶不安的矮小裁缝才像被抽了筋的死狗一样，一下瘫软在地。

秀英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快意。但一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，想到郭子兴夫妇对她的百般疼爱，又渐生不安，不由得叹息起来。

秀英自幼锦衣裘被，衣食无忧。父亲马公为人豪侠，仗义施财。遇到郭子兴时，郭正四方流浪，居无定所，衣食无着。马公见郭子兴颇有几分英雄气概，便接济收留，并结为刎颈之交。后来马公一怒



马皇后塑像。当然，秀英要被正式封为一国之后，还需要等到明朝开国以后



杀人，为躲避官司，只好将爱女托付给郭子兴。郭子兴感于义兄的情怀，对秀英视若亲生，悉心抚育。他亲手教习秀英文字书画，夫人张氏更是慈爱有加，手把手教她针线刺绣。秀英本来就聪慧过人，凡事一点即通。长到18岁时，更是出落得清秀俊美妩媚怡人，无论如何变故，总是举止从容，从不疾言厉色，深得郭子兴夫妇喜爱。

当地时俗，女人以小脚为荣。秀英对这种伤筋断骨的陋习深恶痛绝，坚决不合时流，一双天足无拘无束，放任生长……当然，在进洞房前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太多的琐事，她得由一大群吵吵嚷嚷、叽叽喳喳的女人前拥后呼，香汤净身，文眉绞脸，然后沉沉大睡。据说这也是义母的意思，为的是有足够的精力冲刺那道标志着女人一生辉煌灿烂的关口。

钟号悠扬地奏响，锣鼓铿锵地敲打。沉浸在欢乐躁动之中的将士们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个貌似憨态的新郎，日后竟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，掀起冲天巨浪，搅动四海不宁。他们唯一能想象的是，这个精力旺盛的黑脸莽汉在新婚战床上的一番激烈的厮杀！而这种想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勾起每个人莫名的冲动。

闹哄哄的人群散去后，洞房复归平静。

秀英惶惶不安地坐在床沿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必须等待的时刻。朱元璋踏进新房，一言不发，上下打量新房的左右四壁。那神情似在欣赏一幅令人摸不着边际的油画。直到把四壁大红的房间反反复复打量了个够，朱元璋才把目光定格在新娘的身上。他缓步走近秀英，感到了她周身抑制不住的阵阵颤动。他轻轻地揭下红盖头，细细地凝视着自己的新娘。

秀英轻轻抖动了一下，缓缓抬起头，娇羞迷人的面庞暴露在辉煌的烛光下。大红的烛光激荡起层层涟漪，溢向房间的四壁。朱元璋没有任何言语，神情不见任何激动，就这样对视了片刻，才开始为妻子宽衣解带。

秀英遍体冷汗，心中惶栗不已，一如祭坛上的羔羊。朱元璋轻轻地剥掉她的内衣，他剥得很小心，很仔细。不一会儿，一具在烛光下闪闪发亮的玉体横陈在他的眼前。此时，他的呼吸仍然平静，神色仍然沉稳……

就在朱元璋在新婚的战床上挥戈执矛，左冲右突之际，郭子兴的两个宝贝公子却上蹿下跳，平地生浪，必欲置朱元璋死地而后快。

自从郭子兴收留朱元璋并招为女婿后，朱元璋很快在军中稳住了阵脚，并博得了郭府上下一片好感，郭氏夫妇本就疼爱义女，自然爱屋及乌。两位少爷公子渐受冷落，开始对朱元璋由怨生恨，轮番在其父面前构陷朱元璋，终于，郭子兴对朱元璋生出反感之心。

一天，又在为是否出兵徐州一事，众将官各执一词，吵吵嚷嚷。堂堂



的帅府议政大厅仿佛变成了交易市场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郭子兴直气得胡子根根倒竖，一拍桌子，才将闹哄哄的局势控制住。他四下环顾一圈，见朱元璋始终未发一言，于是气呼呼地问道：“国瑞，你说说看，徐州那边该将如何？”

朱元璋见情势混乱，众将官嘻嘻哈哈，早已按捺不住，正好元帅问话，于是大声说道：“目下徐州被困，正待救援，虽然我们濠州势单力薄，但兵良将勇，士气旺盛，如能乘徐州危急，发兵救援，赢得彭大、赵钧用等几位将军的信任，我们联手反元，势必会在濠州至徐州一线形成强大的阵势，刘福通对我们也会刮目相看……”

“刘福通算什么东西？”朱元璋尚未说完，郭子兴气呼呼地一下打断了他，“他据城为王，老子也据城为王。他能找一个混账杂种来冒充什么小明王，老子同样能找一个毛贼当一回大明王！”

“元帅三思，凡事名正方能言顺……”

“混账东西，难道老子起事名不正言不顺吗？”

“刘福通挟小明王号令天下，万民归附，我们起码要得到他的认可才是！”朱元璋倔劲上来，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。

“放肆！我郭某人起兵濠州，杀贪官，斩污吏，堂堂正正，万民拥护，八方来投。他刘福通想当皇帝，我为什么做不了皇帝？”此言一出，众将哗然，孙德崖一伙更是神色大变。

“岳父大人息怒，”朱元璋见郭子兴信口开河，众将颇有微词，于是小心地说道，“小婿感戴元帅厚恩，虽死难以图报，只是元帅切不可感情用事，招惹内外不合，群起攻之。须知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”

“你给老子闭嘴！”郭子兴一声断喝，声震屋瓦。入会将领的目光“唰”地一声在郭子兴脸上定格。为了制造一种效应，抖一抖元帅的神威，郭子兴用力一拍桌子，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，将这个逆子给我拉出去！”

几名亲兵一拥而上，架起朱元璋就走。朱元璋奋力挣扎，最终被拖了下去。郭子兴余怒未消，末了，又恨恨地补了一句：“让他禁闭反省！”

一场严肃的军事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

郭子兴画像



朱元璋被禁闭，两位公子自然暗自兴奋，一番密谋后，决定串通军中伙夫，断绝食物供应，活活饿死朱元璋。

秀英初闻夫君被义父囚禁，开始以为是谣传。直到几日不见夫君，才慌了手脚，想向义父求情，又怕火上浇油。万般无奈中，只好向值班卫士打听。

卫士自然不敢对元帅的爱女撒谎，将朱元璋被囚禁的经过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，见四下无人又悄悄告诉秀英：朱元璋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。秀英思夫心切，顾不上道谢，匆匆忙忙向伙房奔去。

伙夫看见元帅的女儿怒气冲冲赶来，以为事件败露，先自乱了阵脚，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夫人，这事与我们无关，是……”

“快拿两个馒头给我！”不容伙夫解释，秀英一下掀开热气腾腾的蒸笼。

伙夫不敢怠慢，抓起两个馒头，顿时烫得龇牙咧嘴，上蹿下跳。

“给我！”秀英一把抢过馒头，顾不上多费口舌，夺门而出。

秀英急匆匆走着，忽然义母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。她来不及多想，一下将两个馒头塞进胸襟，紧贴双乳，顿时被烫得蹙眉皱脸。夫人见状一头雾水，连声惊问：“我儿，怎么闹成这个样子？！”秀英用手托住馒头，泣不成声。

张夫人愈加疑惑，一把扶住秀英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快告诉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！”

秀英再也忍耐不住，手一松，两个冒着热气的馒头从双乳间滚落在地。张夫人大惊，一把撩开秀英的胸襟，但见双乳红肿，两个乳头已经烫伤，知有变故，急令随身丫鬟扶秀英于内室，细问详情。

张夫人一听爱婿被关，两个儿子竟然如此混蛋，心头无名火顿起，怒气冲冲闯进议政大厅。

此时，郭子兴正与两个儿子商量着如何处置朱元璋。

看到两个儿子在此，张夫人火气顿时上升，抢步上前，每人一记重重的耳光。夫人怒发雌威，郭子兴顿时没了脾气，只好任由夫人教训：“一个堂堂的节制元帅，怎么会有这般的气量？国瑞为你出生入死，竟然落到这般境地。你也不想想，没了国瑞，抛开咱们的女儿秀英不说，你会成为什么样子？那姓孙的一伙整日背后磨刀，伺机发难，为什么不敢轻易动手？这不是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看懂的吗？现在好了，你将国瑞又禁又闭，等把国瑞折腾死了，你这个狗屁元帅也当到头了……”

“还有你们这两个小畜生！”不等郭子兴开口，夫人又指着两个儿子骂道：“你俩算什么东西，阵不能冲，仗不能打，却尽干些亲者痛，仇者



快的蠢事，你们合谋加害国瑞，想成心砍掉你爹的左臂右膀，让你爹等着被人收拾吗？”

两位公子哥捂住红肿的脸，耷拉着脑袋，再无半点神气……

朱元璋被郭子兴一怒之下囚禁后，心情渐归平静。回想从军后的种种磨难，出家前的凄冷苦寒，禁不住怆然泪下。

朱元璋出生于一个天灾人祸的年代，从小给地主放牛，家道贫寒，后来父母相继染上瘟疫，不幸死去，因无钱置地买棺，迟迟不能发丧，面对亲人的尸骨，朱元璋放声号哭。邻居刘继祖见朱家可怜，拨出一块葬地给他。朱元璋买不起寿衣棺材，只好用破衣烂衫把父母的尸体包了，正要下葬，忽然雷鸣电闪，急风狂雨。待到朱元璋回过神来，已是雨过天晴，艳阳高照，平地隆起的土包恰巧掩没了父母的尸首。朱元璋大惊，以为神助。

多少年后，当朱元璋以明朝开国皇帝的九五之尊，大封有功之臣时，没有忘记刘继祖当年的赠地恩情，追封其为义惠侯。并亲自御写诰文：“朕昔寒微，生者为衣食之苦，死者急阴宅之难。吁，艰哉！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，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，朕得斯地，乐葬皇考妣于此，至今难忘……”

朱元璋埋葬了父母，茫然无措，想去投亲，左思右想，竟是六亲俱断，天地虽宽，竟无投奔之处。英雄末路，禁不住仰天长叹！

后来，朱元璋到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。

供职皇觉寺后，虽然免不了三天两头受些欺负，一天下来累得要死要活，但毕竟有口饭吃，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，也就没事偷着乐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由于经营不善，皇觉寺很快关门大吉，宣布倒闭。朱元璋敲着光头前前后后想了一下，觉得除了和尚这门手艺，好像再没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了，于是拖上一根打狗棍，加入了丐帮一族。

自至正四年到至正七年（1344—1347），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朱元璋芒鞋托钵奔走在潍水一带，风餐露宿，历经风霜。多少年后，当威仪天下的朱元璋静静地在御书房里回味这段凄苦的经历时，笔下仍充满了辛酸和凄凉：“众各为计，云水飘扬。我何作为，百无所长。依亲自辱，仰天茫茫。既非可倚，倡影相将，突朝烟而急进，暮投古寺以趋跄，仰穷崖崔嵬而倚碧，听猿啼夜月而凄凉。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，志落魄而侠佯。西风鹤唳，俄淅沥以飞霜，身如蓬逐风而不止，心滚滚乎沸汤。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朱元璋从昏晕中醒来，见夫人秀英正泪眼婆娑地注视着自己，待要起身，头晕目眩，全身已是无半分气力。

看到夫君醒来，秀英竟喜极而泣。



朱元璋轻轻拭去妻子眼角的泪花，两行清泪顺着瘦长的脸上滚落而下。良久，缓缓说了一句：“难为你了。”

## 暗夜中的一束亮光

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九月，元顺帝下令右丞相脱脱，节制官兵数十万，合力围困徐州。

脱脱兵临城下，即对徐州开始了一轮轮凌厉的攻势。守城的红巾将士舍命抵抗，奋力搏杀，但架不住铺天盖地的狂轰乱攻，不久城破。脱脱下令屠城，一时徐州城鸡飞狗跳，神鬼不宁。红巾军领袖芝麻李，舞弄着一杆长枪在乱军丛中左冲右突，冷不防被一番军小卒一剑刺入马下，一命归西。彭大、赵钧用见败局已定，回天无力，遂率残兵游勇，一路向濠州方向逃去。

郭子兴闻讯又惊又喜，慌忙出城迎接，把彭大、赵钧用接进城中，设宴为他们压惊，并将几万名红巾军将士安置在城中。



白莲教起义军东乡会师群雕

濠州城中红巾军分为两派，一下子涌进来大批新军，双方自是各不相让。谁都知道，这几万人马归附谁的麾下，谁将成为濠州真正的主人，因为濠州虽然声震八方，但兵力不足万余，而呼呼隆隆涌来的大批新军，却几乎是目前濠州现有兵力的两倍！大有强龙压倒地头蛇之势。

彭大剽悍善战，谋略过人，郭子兴久处江湖，大义豪侠。双方自是惺惺相惜，一见投缘。而另一将领赵钧用则刚愎自用，桀骜不驯，与自命非凡，目空一切的孙德崖一拍即合，相见恨晚。

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孙德崖约赵钧用到他的府中饮酒。二人酒酣耳热，孙德崖开始了惯用的煽阴风点鬼火的把戏：“赵元帅，咱们兄弟出身寒微，人家高门大户，自是从心里瞧咱们不起。”

“是谁，难道是姓郭的那个家伙？”